



少年出将勇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

勇将出少年

——杨勇的故事

奚益山 著
安一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勇将出少年

窦益山 安一 著

责任编辑：赵留延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7,000 · 印张：5 · 印数：1——6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47 定价：0.73元

编 者 的 话

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，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湖北、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陕西未来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

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开 篇

在湘、赣交界的九岭山中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流。她小心翼翼地倚着山石，扶着岩缝，蹒跚绊绊地往山下走，边走边向天空、大地和高山吮吸甘美的乳汁。尽管前面横亘着许多艰难险阻。但她毫不畏惧，一往无前：穿过深谷，跨过险滩，绕过群峦……直奔省城长沙。在这里，她遇到深沉粗犷、情同道合的湘江，并且勇敢地同湘江携起手，满怀着美好的憧憬、希望和理想，一起奔向八百里洞庭，汇入浩莽的长江……

这条美丽的河流，名字就叫浏阳河。

多少年来，浏阳河为生生不已的两岸人民冲积出肥沃的浏阳河流域——

这是一片秀美的土地。这里四季如画。风光旖旎，

几乎每座山头都能述说迷人的故事，每个岩洞都蕴含着优美的传说。

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。这里出产的夏布闻名遐迩；这里盛产的烟花和爆竹，为神州万户传递春的信息；这里的特产“菊花石雕”，早在一九二一年巴拿马万国赛会上就获得过金质奖章，被誉为“全球一”。

这也是一片不屈的土地。在漫长而又黑暗的旧社会，浏阳人民受尽煎熬，饱经磨难。苛捐杂税、天灾人祸、兵荒马乱……象一块块磐石压得他们喘不过气，不得不拿起武器，一次又一次举行起义。

……岁月悠悠，浏阳河水日夜流。她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这片秀美的土地；用清澈的甘露滋润着这片富饶的土地；用温柔的手抚慰着这片不屈的土地。

一九一三年旧历九月二十九日，杨勇将军就出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。他是喝浏阳河水长大的。十七岁参加红军，二十岁成为文武兼备的团政委。二十六岁肩负八路军旅长重任，驰骋敌后英勇杀敌。三十六岁擢升为统领数万大军的兵团司令员，在刘、邓首长指挥下，收复大西南，出任第一任贵州省主席。四十岁请缨入朝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司令员、志愿军副司令员、司令员。四十二岁被授予上将军衔。四十六岁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……

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威名赫赫，屡建奇勋，为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，“战功卓著载史篇”；在建国以后，他勤勤恳恳，光明磊落，为人民军队建设鞠躬尽瘁，“留得正气铁骨香”。

亲爱的朋友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杨勇将军最初走过的道路，去寻觅他在故乡的土地上留下的那行坚实而又曲折的脚印吧！它，也许会给你以启迪和鞭策呢！

目 录

开篇

第一章 乡 音

- 一、统伢子..... 1
- 二、落在心里的种籽..... 8
- 三、调皮司令..... 16

第二章 洪 流

- 四、传说的继续.....23
- 五、愤怒的海洋.....31
- 六、夜 伏.....39
- 七、铁流滚滚下长沙.....46

第三章 寒 潮

- 八、探 监.....54
- 九、金色的头像.....60
- 十、希望之光.....68

第四章 夜 路

- 十一、出 逃.....76
- 十二、大地上的小圆圈.....85
- 十三、革命一定要成功.....92

第五章 求 学

- 十四、惹人注目的新生101
- 十五、饭堂“事件”108
- 十六、石山脚下115

第六章 从 军

- 十七、回到党的怀抱124
- 十八、在随营学校131
- 十九、踏上新的征程138

后记

第一章 乡 音

一、统 伢 子

浏阳县南乡清江村，是个不显眼的小山村。村中有个挺大的鱼塘，鱼塘边上。象堆积木似的歪歪斜斜挤着几间破瓦房。房檐下，蛮打眼地挑着一面招徕顾客的蓝布幌子，上面写着“清江店”三个雪白的字。这是从文家市搬来的客户杨贵蟾开的小饭铺。

杨贵蟾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，身材高瘦，面色微黄。一九〇六年，他和妻子刘氏拉扯着三个不成年的伢子搬到这里时，除了两条旧被，一口破锅，剩下的就是五张吃饭的嘴，真是一贫如洗。只因清江是妻子的娘家村，他才好歹从刘氏宗祠租借到这几间破瓦房。后来，他因身染

肺病，没有力气做田，便东挪西借，凑凑合合开了这月小饭铺。清江的人们谁也搞不清，这个勤俭朴实的汉子，为什么放着热热闹闹的文家市不住，硬要拉家带口搬到这偏僻的小山村来。

杨贵蟾的妻子刘氏，是个贤慧能干的女人。她整天手脚不停地忙里忙外，缝补缀连，照顾店面、烧水、做饭、带孩子，有时还得替体弱多病的丈夫喂牛、种菜、打豆腐。尽管从早到晚，累得腰都直不起，但她每天睡觉前，总要跪在神龛下，虔诚地向观音菩萨祈祷一番。这种精神寄托，实在是她的力量源泉。

杨贵蟾搬到清江后，刘氏又生下六个孩子，但存活下来的，只有杨勇和他的两个哥哥、一个妹妹。

杨勇排行老三，大名叫杨世峻，小名叫统伢子——旧社会重男轻女，做父母的盼着今后统统生男孩，故取名“统伢子”。统伢子是吃红薯丝、南瓜饭长大的，但他体格天生健壮结实：宽宽的肩膀，圆圆的脸蛋，胳膊腿象小棒槌似的又粗又有劲。他的长相很象妈妈，浓眉亮眼，透出一股机灵劲。身材呢，又很象爸爸。总是比许多同龄的伢子高出半个头。

迎春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。统伢子这年整整六岁了。

统伢子从小爱动不爱静。他六岁时就觉得自己象个

大人了，不愿意围着爹妈的膝头转，整天在外头撒欢儿，东撞一头，西撞一头，象小牛犊似的闲不住。他能爬上高高的老樟树，攀着颤巍巍的树枝把鸟蛋从窝里掏出来，然后用泥巴裹上，在灶膛里烧熟了给妹妹吃。也敢“扑通”一声跳进鱼塘，两只小脚丫朝上翻着拍打水花。自由自在地游“狗刨儿”，碰巧还能抓着活蹦乱跳的小鲤鱼呢！

统伢子很喜欢帮人做事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喊一声：“快来呀，统伢子，帮个忙！”他总是脆崩崩地答应一声“来了！”接着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帮忙。他觉得这是别人把自己当大人看哩，心里特别高兴。

晌午，爸爸从窗口探出头，向他喊叫：“统伢子，给牛喂水去！”于是他就去牵牛。

傍晚，妈妈站在门口，朝他招手：“统伢子，跟妈一起摘菜去吧！”于是他就去摘菜。

不过，这都挡不住他玩。给牛喂水时，他会骑在牛背上，跟牛一块下塘洗澡。摘菜时，他能把东躲西藏的小虫一个个捉出来，装进小竹筒。带给鸡婆作美餐。

中秋节快到了，有钱的人家都在做月饼、蒸花糕。统伢子也有高兴事，妈妈用淋豆腐的摇巾布为他做了一件新上衣。这摇巾衣被梔子水染成金黄色，穿在身上亮闪闪的，人们都说统伢子更好看了。

不过，统伢子心里也有不痛快的事——门前鱼塘里

的水越来越少，别说洗澡，连牛喝水都成了问题。财主刘成安为了办喜事，想干塘捉鱼，雇了几个长工，没日没夜地用水车车水。

这天黄昏，统伢子坐在堂屋门槛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伤心地望着鱼塘边上“吱吱”作响的水车。他见财主刘成安也搬着一把藤椅来到塘坝上的老樟树下，大概是怕别人偷他的鱼吧？一群收工回来的人站在塘边比比划划说着什么。

统伢子跑过去，挤进人群一瞧，嗨，好热闹个鱼塘！露着脊背的大鱼，在浑浊的浅水里乱蹦乱窜，到处飞溅着水花。一条小鱼“刺溜”一声跃上岸，恰巧落在统伢子脚上。统伢子刚要伸手拣，就听坐在旁边的刘成安大声喝道：“谁在那里偷鱼啊？偷鱼一条，罚谷三斗！”

统伢子心里好气。分辩说：“谁偷鱼哪！是它自己蹦上来的！”

“小鬼崽子，还敢犟嘴？”刘成安训斥说，“给我把鱼丢进水里去！”

“我才不管呢。”统伢子气呼呼地还嘴说，“你凭么子随便骂人？嘴臭，象个屎坑！”

围观的人们想笑，却又不肯笑出声，一个个望着鱼塘，只装作没有听见。

刘成安的老脸有点挂不住，站起身，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骂你是轻的，还要揍你呢！”说着，朝统伢子奔过去。他想这一来把统伢子吓跑就算了，哪成想这统伢子生性倔犟，不但没跑，反而攥着拳，鼓着眼，象只好斗的小公鸡似的等着他哩。

刘成安碍着众人面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只好没趣地弯下腰，把地上那条沾满泥巴的小鱼拣起来丢进塘里，然后推了统伢子一把，说：“小家伙，这里没你的事，到一边去！”

这一推不要紧，金黄色的摇巾衣上清清楚楚印了五个黑指印。统伢子不依了，喊着说：“你赔我的新衣服！”

刘成安没办法，只好指着一条正在鱼塘中央翻跟头的红背儿大鲤鱼说：“你要能把那条大鱼捉上来，我就把它赔给你。”

“这可是你讲的！”统伢子睁大眼睛，认真地说，“讲话要作数。”

“当然作数。有本事你就去捉。”

“好，我就是要捉你说的那条大鲤鱼。”

统伢子脱掉外衣，正要往水里跳，一个叔叔拉住他，悄悄地说：“统伢子，莫听他的。那鱼少说有六、七斤，大得很，你个细伢子整不住它。”

“是呀，去不得。”旁边的一个大嫂也劝他，“塘心尽是烂泥巴，会把你陷下去的。”

“不怕！”统伢子攥着小拳头，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我能把它捉上来。”说完跳进鱼塘，“吧唧吧唧”地踩着泥水，朝塘心走去。

他慢慢靠近那条大鲤鱼，猫着腰，瞪大眼，张开双臂猛的往前一扑，谁知那鱼机灵得很，尾巴一甩，“刺溜”一声从他腿边溜跑了，害得统伢子扑了个空，满身满脸都是泥水。

悠闲地跷着二郎腿坐在藤椅上的刘成安，一面抱着水烟袋“咕咕”地吸，一面眯缝着眼暗暗讪笑。他料定统伢子捉不住那条大鱼，只是拿他寻个开心罢了。

统伢子爬起来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，又朝鲤鱼追过去。这回他脚步放得更轻，悄悄绕到鱼前头，象小猫扑鼠似的猛一扑，正好把大鲤鱼扑在怀里。岸上的人们高兴地喊起来：

“统伢子，压住它！”

“小心别让它跑了！”

统伢子想把鱼拖上岸，谁知刚一抬身，那鲤鱼猛然一打挺，窜出一丈多远，小蒲扇似的鱼尾巴一下子把他掀倒在水塘里。

刘成安这下子更开心了，手舞足蹈，哈哈大笑，连说：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活该！活该！”

统伢子也生气了，顾不得擦一把脸上的泥水，又去

寻那条鱼。他突然发现那大鱼从半空落下来后，一头栽在烂泥里。正在挣扎哩，心里一阵欢喜，立刻扑上去，用小肚皮死死地把鱼压在烂泥里。

岸上的人们以为统伢子又摔倒在水里，都心疼地喊他回来。

财主刘成安见此情景，嘴一撇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再捉下去，说不定是你捉我的鱼，还是我的鱼捉你呢！”

统伢子一面用身体紧紧压住大鱼，一面把小手伸进鱼鳃，抓住鳃骨，使暗劲将鱼头往烂泥里按。那红鲤鱼被烂泥浆呛得换不过气，挣扎的劲头越来越小，到后来，竟是头不摇，尾不甩了。

在人们的欢叫声中，统伢子把鱼拖上岸。

刘成安没有想到小小的统伢子竟能捉住这样一条大鱼，在椅子上再也坐不住了。他抱着水烟袋走过来，拦住统伢子说：

“慢点。我刚才说捉住活鱼才算数。可没让你捉死鱼呀！”

统伢子见刘成安变了卦，紧紧抱住大鱼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说过要活鱼？输了不认帐，耍赖！”

四周的人们也都有些看不过去，纷纷说：

“统伢子，别管他，把鱼抱回家去！”

“是呵，刘老板，您别这么认真，不就是一条鱼嘛！”